

网络文化和城市文化建设

复旦大学教授 顾晓鸣

当今,网络的文化建设已成为城市文化最重要的一环,这不仅是因为网络在城市文化中的重要性,更在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对城市文化形态和管理提出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文化本身的研究,以期在这一新文化形态的深处,总结出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思考点以帮助网络文化管理、建设、创作和使用(阅读消费……)的各行各业的人们。

一、网络为城市提供一个新脑

人类的都市本质是双重的:物质的存在和文化的存在。网络本身则是一种文化:各种象征符号通过一种传播路径,以不同媒体的方式使人与人实现沟通和交流。因此,城市兴起的条件便是作为道路的交通和作为传播的交通(称为“沟通”)。在互联网产生之前,这种结构也是存在的,讨论本课题,是要紧紧扣住“互联网”与已往的传播网的不同之处和新鲜之处。网络综合了已存在的各种媒体,因此是一种“超媒体”,其连接特点又是一种“超文本”,即打破线性的顺序,所传播的内容可以依读者的主体性,而作无穷可能的链接。在这样的传播和链接过程中,实现“互联即时互动”。网络使人类社

会以个体和个别单位,群体和地区乃至民族和国家实现了这种相互沟通、交流、交换的互联。因此,文化即是广义的语言,一种沟通和联结人与人的媒介。网络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说话、写信、通讯的形态。人类从文言文状态,进入近代的白话文状态,是与中世纪转变为近现代社会的进程并行的,如今白话文状态发展为网话文状态了。

网话文展示了新世纪的文化形态。

1919~1999年的80年在中国历史上见证了5000年古老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从1919年标志的“白话文”和“新文化”始,至1999年“网话文”和“网络文化”,其间我们快速地经历了大众印刷物时代、广播时代、电视时代以及平行的电影电话电报时代,到达了计算机时代。文化技术的发展事实上是社会整体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一,今天,当被称为电“脑”的技术能把我们的生存转化为“数字化生存”,把我们的在场切入“赛博空间”(计算机虚拟空间)……甚至作为一种人工的智能体进入我们的身体,人类将在21世纪曙光闪亮之时,迎来史无前例的生物/非生物交融,时间/空间合为一体,真实/虚拟界线模糊的全新境界。

互联网是人类大脑的总联网,是人类的整体大脑,一种集体的新脑,标志着个别大

脑走向极致后的重大质变，为每个个人的大脑超越自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什么叫个别大脑的极致？这是一个悖论，由科学家提出的悖论：凭人脑的能力如何可能理解人脑自身？

一个答案产生了：凭人脑的能力已经发明了电脑，电脑的联结把无数（甚至全部）人脑连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被人嬉称为WWW.brain，即“互联的大脑”。这个在互联网所创世的虚拟世界中实际存在的智慧体有可能超越个别大脑的极限，逐步理解包括人脑在内的一切。

双重人脑：自己的人脑和网络的人脑，对应着双重的大地：实体的世界和虚拟的世界。

网话文是联结这双重的媒介。外观上说，网话文是白话文在网络时代的形态，它继承“明白如话”的传统，使“说话”和“文章”直接相通，给平民以作文和阅读的权利；但同时，网上“说话”赋予网话文以一种即时的交互性，无数的人同时的互动交织成城市的集体话语，网话文是亿万大脑之间的“弦”，这种无穷无尽无限可能性的联结，促使每个人都能享用另一人的思维成果，又能使每个人的创新立马让别的人分享。这就是网络时代“城市文化”的本质。

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即一种信息/知识系统。特大都市上海必须要有一个整合社会和学术（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各信息/知识处理单位的最高中心，是城市（和国家）的“知识中心城市”。这个中心要利用电脑的网络和技术，并与之整合，与着重体现与之相对应的、不同于虚拟网络的“实体网络”——人与人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有驱体感和触摸感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网络，合二为一，使上海城市文化始终在变动不居的事务和环境中，在生息万变的信息/知识流中，随时应变，因势利导，不拘一格，不断出新。网络文化对城市文化的最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二、网话文的出现对城市文化艺术和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谭盾到上海来演出多媒体音乐《门》，这在上海网络时代的文化史上有特别的意义。它意味着，世界著名的文艺家把上海看作文化的前沿，把上海的文化人（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和市民看作具有吸收和鉴赏创新成果的知音，尤其是对于网络时代异乎寻常的探索能够容纳和接受。与此同时，一些网站已正式推出“网络戏剧”，一些文学网站也尝试将网络小说用戏剧形式加以表演。随着宽带和动画影视软件的普及，这种综合多种媒体的写作和呈现方式，还会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与21世纪初上海新文化的繁荣景观交相辉映。

这给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富生命力的机遇，上海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在这方面的实验，即是先例。这个势头的发展极为迅速。

从上海文化新产业的角度说，这种融合各种媒体的多媒体文化产品，已成为各国文化实力竞争的又一标志，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多媒体光盘的全球市场和国际大赛。法国巴黎“莫必斯”多媒体光盘国际大奖赛已举办8届，我国参加了4次，1998年《故宫》获评委特别奖，《颐和园》获文化奖。今年，大连理工大学多媒体中心的《宇宙之谜》获得了教育奖，但与世界先进作品仍有不小差距。专家认为，各国技术相当，差别在于如何在题材、制作及多媒体的融合等方面标新立异，这种创作素质对城市的一般文化水准和趣味，文化机构和队伍，都提出了十分强烈的要求。

从纯文字的文学文本方面说，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作为人类反映其存在的文化形式，始终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即文言文不但是一种文字表达的方式，而且是与特定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

会风情、社会关系互为因果的。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直接结果，便是本来没有资格读书看报的人，本来没有资格写作的人，参与到了写作和阅读，办报和评报等文化过程中，他们的个人体验、思想和要求以文字的形式得到了表述，他们的文化进入书写系统，他们的形象进入影视——从此产生了无产阶级和平民的文学、艺术和文化。

新时代的精神和前进方面，得以在文学艺术中获得表现。城市文化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深入研究其中的机理，探索网话文产生后这种机理含有哪些独特表现。白话文由于网络对话和书写的即时的互联互通和多媒体特性，转化为网话文。由这种网话文状态的书写而形成的网络文学，初看起来，似乎只是把原有印刷物上的作品移植网上而已，但寻幽探微，可以发觉一种更深刻的变异已经发生，由电脑输入的书写，连带点击的阅读，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写者与读者的关系。粗略地说，是一种“桌面文学”的延伸和扩大。文学写手对着无穷的却可能永远缺席的读者写作。因此，一种奇特的悖论状态从一开始就在深处支配着文字汨汨地流淌成型的过程：写手张扬个性不加思索的抒发与渴望被人阅读，关注和访问的潜意识的微妙结合，在文章中留下蛛丝马迹，耐人寻味。

因此，网话文的写作状态导致着文学的变异。“语不惊人死不休”有可能成为实践，固有的词汇可能被故意误用和误读，个人化的新的词汇，随时被用和被传。今日已成口头禅的“酷”和“另类”，借网之势，有可能越演越烈。词汇的变异，语法的变异，文体的变异，直接导致文学的变异，而文学，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在文字书写中的体现。虚拟人的网络书写，构成了人的“数字化生存”，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人际关系和交流的形成，重塑着情感的构造及友谊、爱情乃至生死观念。因此，新世纪人的人文

形态的变化与文学形态的变化，正在促使文学作品发生悄然的变异。

而这种变异根本上又是由于几乎与电脑同生的新一代（如1981年出生的一代）青春的身体萌动青春的文体。网络文学的变异和创新，与他们全身心的全新体验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在呼唤这一代青年的创造力，而他们潜力的发挥需要有一种与20世纪不一样的书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文学艺术和文化遇到了发展的全新契机，上海要为此作好准备。

三、网络创造新的城市文化格局

网络首先成就了一种人与人沟通和合作的可能性，网络最伟大最积极之处是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不同文化不同年龄性别不同个性、贫富、知识水平的人的共生环境！由于即时互联互通，生产者与经营者与消费者，所有者、管理者与伙计、发明者，经纪者与制造者等等，都有可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实行创造性的互动，共同“煲”出新点子、新产品和新文化！因此，已有专家提出，人类已从简单的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竞争，进入了一种生态性的互助互补性的竞争。网络时代创新之处的寻找，需要对网络文化的内在机理作更深刻的研究。

著名的丹麦哥本哈根未来研究所已提出“梦想社会”这第5种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21世纪的大公司、大商场、大公园都将全面使用主题，购物中心、超市、快餐店乃至大饭店等买卖场所越来越像“童话世界”。我们已看到产品的广告诉求直接就是人的情感，每每讲述一个温馨的故事。因此，“爱成为一个市场”，“故事、童话、神话”成为大公司和世界级产品成功的奥秘，是21世纪最重要的原料。

当故事和情感构成新高点和新商品的时候，整个经济又会出现何等的机遇？犹如信息造成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奇迹一样，人类的

这种文化——经济形态的全球化，将会大大改变发达和不发达的界线。我们如何抓住这一全新态势，制定特有的发展战略来发展城市文化，将是决策的关键。

同时，整个劳动和休闲、生育和情爱等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人身生产的要素都将重新定位和组合。加上DNA的人工制造成功和仿生电脑的试验开发，网络时代越来越呈现生物学的结构。其间的联系和变化，今日决不能完全想象。人类的喜怒哀乐，劳累舒适都可能成为商品和商机，成为服务和广告诉求。网络时代电子化生存的人们，将对自己最后的“肉身”特别敏感和异样的注视、独特的处理。这一切也会以数码方式存在和沟通于网络之中，创造无尽的文化商机。

网络时代的人们越是这么怪怪地生活，越是会不甘心被动地被“大路货”引入平庸。所以，开发自己国家、故乡和个人的历史和故事，成为自己存在的最后一片实土。在网络时代做好历史遗产的资源化利用，发扬民族传统，反而成了城市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城市集体创作系统的形成，则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城市文化建设工作。网络的本质是解放每个居民的文化力，许多网站推出“免费个人自制网站”，让每个人把“喜好传遍所有人”。个人网站通过“友情联结”，“让所有人上全球各大网站都会读到你的网页”，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作品马上有人评论，你可以根据反应继续创作，从而形成一种“集体创作”的状态。

目前，已有网站进行网上剧本策划和创作，由网民对已写的情节发表议论，提供创意，并可用不同方式续写，同时，还可以用这种互动形式像导演那样参与“选角”……这是一个例示，说明一种真正集体创作的形式正借助网络生产出来（其实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的开发过程都含有这一机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提供大量音乐数据库，即大量音乐素材，允许网民进行组

合“创作”的网站正在发展起来。这将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是继卡拉OK之后的又一种公众参与型互动型的文艺和文化创造和消费的形式。它会对城市文化起怎样巨大的作用，今天还只能见一端倪。这些态势对版权等文化方面的法律问题提出了挑战。网上作品的发表刊登、转载使用、下载等等，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激进的人们已开始表达“放弃版权”、“免费音乐”等新的版权观念，以抗衡于用金钱左右唱片市场和畸型炒作歌星和作家的大音乐商和出版商。网络文艺作品及各种各样的网上大赛、聚会等等，都对城市文化方面的管理和立法提出了挑战。

不管怎样，我们都应以一种开放和进取的心态，在更高级的文化形态来临之际，处理传统的问题。既妥善解决久久不能解决的盗版现象，又促使一种新型的健康的相互利用文化成果的“集体创作”格局的发展，为解放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力作出贡献。

四、“一个人”时代的来临： 加强对网络未来的研究

网络使一个人可以独自面对世界。

这发生在2000年，正是从这一年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有了“个人投资法”，从此中国公民作为个人有了完整的财产权、继承权、投资权、开店开厂权，通俗地说，有了“发财权”和“做老板权”。自己成为自己的“老板”，这种“大老板”的地位和心态，不再局限于因种种先天和他定的原因而成的幸运者。而每一个个人，只要有才能和心力，都可以做各行各业的“大老板”，成为创业者和创造者。甚至没有一分钱也可以，因为社会会借钱给你，别的人会通过风险资本资助你。这些今天轻描淡写的一切，不但来之不易，而且意义深远。因为它正与新世纪的脚步合拍。

PC意为“个人电脑”，一个个人因为有

了电脑，他（她）可以与其他个人联网，个人的大脑借助电脑可以完成以前要有许多人才才能完成的事情。于是，“一个人的工作室”，“一个人的办公室”，“一个人的企业”和“一个人的学校”，以及“一个人的乐队”和“一个人的制片厂”都成为可能。一个人的智慧和生命借助日益完备的技术联结和社会支持，可以发挥出无穷的能量，展现无尽的可能性。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个体户”的说法，竟蕴含着一种历史的动势，在新一轮的起飞中，最具开创性、主体性和独立性的个人获得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世界越来越由无限丰富并独具个性和独特知识结构、风格定向的个人所组成，在一定意义上说，最有活力的地方，就是最具这种个人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地方。

因此，提出“一个人”的精神，不是所谓的“个人”主义，而是新世纪文化发展的需要，科技创新的需要，综合国力的需要。从反方向说，今天的商业、教育乃至生产和金融，都日益“个性化”。也就是说，以“一个人”为定向，也正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使之成为可能。这种新模式已由发达国家（如日本的I-mode）发明出来并大力推广。我国的海尔冰箱也创造了类似的模式。今天网络教育所遇到的不尽人意之处，主要地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尚未找到这种全新的模式。因此，“一个人的精神”的提

出，又会极大地促进我国工农商业、娱乐业/教育和各种服务业的转型，跃上全新境界。这一点将是“信息化”提升产业的战略的内核性课题。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这种对于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东西，笔者称之为世界和历史运动的深层规律。这是一种本原性的社会—文化哲理，需要一种深刻而博大的历史智慧不断思索、观察和分析。

创造和创新，将成为21世纪一个“人”的真正幸福所在，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他（她）就会感受到天才在自己心中涌动，责任在自己身上诞生，信心在自己的道路上伴随始终，无形的未来以无穷的可能性不断呈现，必然的王国转化为自由王国。如马克思所说，人不再如动物般囿于外在于自己的规定，而自觉地突破今日时空的界限，开创一片全新的天地，创造出自然界尚未存在的东西，书写出迄今人们还未写出过的文字和艺术。

于是，一个人的人生和世界都神奇地展现出始所未料的新景观。

总之，网络时代的城市文化建设要一方面做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整合，另一方面，则要矢志创新，想前人所未想，做前人所未做，而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正是网络时代的根本的城市文化精神。

编辑 秦维宪



（张耀智 摄）